

失落的 摩西之书

探寻世界上
最古老的《圣经》

[美]沙南·蒂盖 著
佟欣 宋晓梅 译



THE LOST BOOK OF MOSES

The Hunt for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Chances Typog



The Lost Book of Moses

The Hunt for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失落的摩西之书

探寻世界上最古老的《圣经》

[美] 沙南·蒂盖 (Chanan Tigay) 著

佟欣 宋晓梅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北京

The Lost Book of Moses: The Hunt for the World's Oldest Bible
by Chanan Tigay
Copyright © 2016 by Chanan Tigay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6-74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失落的摩西之书: 探寻世界上最古老的《圣经》/(美)沙南·蒂盖著;
佟欣, 宋晓梅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620-7182-2

I. ①失… II. ①沙… ②佟… ③宋… III. ①《圣经》—研究 IV. ①B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9525号

出版者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
邮寄地址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编 100088
网 址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电 话 010-58908524(编辑部) 58908334(邮购部)
承 印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故事人物

19 世纪

摩西·威廉·沙皮拉：耶路撒冷的手稿和古物商

默罕默德·阿尔·阿拉卡特：阿拉伯酋长，沙皮拉在他的家中第一次听说《申命记》卷轴

萨利姆·阿尔·卡利：沙皮拉的管家

沃尔特·贝赞特：一位英国作家，“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倡导人

爱德华·邦德：受雇于大英博物馆首席管理员

亚考柏·卡拉瓦卡：加诺的“摩押石碑”看护人

沙巴尔·卡巴尔：耶路撒冷教师，被派往摩押商谈“摩押石碑”有关事宜

查尔斯·克莱蒙特-加诺：法国考古学家，沙皮拉的死对头

克劳德·康德：英国军官，自沙皮拉到达英国之后，被许可鉴赏其卷轴的首批见证人之一

查尔斯·蒂里特·德雷克：“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探险家

芬迪·艾尔·费斯：本尼·萨赫·贝都因酋长，“摩押石碑”的追寻者

克里斯蒂安·大卫·金斯伯格：英国圣经学者带头人，被指定为大英博物馆验证沙皮拉古卷的真实性

杰米尔：三名骑马者之一，他们用摩押石碑的临摹敲了加诺一笔钱

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克莱因：“摩押石碑”的发现者

菲利普·布鲁克斯·梅森：英国医师，自然主义者

查尔斯·尼科尔森：英裔澳大利亚贵族，想去追回收购沙皮拉的卷轴

爱德华·亨利·帕尔默：“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探险家，剑桥大学阿拉伯学教授

J. 海因里希·彼得曼：1868 ~ 1869 年普鲁士驻耶路撒冷领事

伯纳德·夸里奇：伦敦书商，他把沙皮拉的卷轴带到了索斯比拍卖行

康斯坦丁·施洛特曼：德国学者，第一个看到沙皮拉卷轴的人

米利暗·哈丽（玛利亚·沙皮拉）：沙皮拉的女儿，著名法国作家

罗赛特·沙皮拉：沙皮拉的妻子

威廉·辛普森：《伦敦画报》的插图画家

赫尔曼·斯特拉克：德国东方学者，沙皮拉的联络人

巴隆·唐克马尔·冯·曼科桑：1874~1881年，德国驻耶路撒冷钦差大臣

查尔斯·沃伦：英国军人，“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的探险家

查尔斯·威尔森：首席英国皇家工程师，效力于耶路撒冷军火调查署

扎塔姆：克莱因在发掘“摩押石碑”时的向导

20世纪和21世纪

默罕默德·阿拉希：卢浮宫负责中东古物保存与修复的经理

安内克·巴伦兹：荷兰历史的狂热分子

保罗·贝灵哲：澳大利亚牧师

伊丽莎白·方丹：卢浮宫中东古物部前任馆长

摩西·歌珊-哥特斯坦：希伯来大学闪族语专家

马修·汉密尔顿：一位澳大利亚沙皮拉研究者

米拿现·曼苏尔：威斯康星大学闪族语学者，他重启了沙皮拉的案子

奥斯卡·K. 拉宾诺维奇：记者，教育家，对沙皮拉卷轴及“摩押石碑”持怀疑态度

迈克尔·鲁普莱希特：马丁路德大学哈雷维滕贝格分校的档案馆主任

约拉姆·萨博：以色列纪录片制作人

安妮特·施瓦茨·舒尔茨：尚在世的沙皮拉德国亲戚

所罗门·赛特林：费城德罗普西学院的拉比文献专家，对“死海古卷”持反对态度

组织机构

PEF：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

DMG：德国东方学会（Deutsche Morgenländische Gesellschaft）

BNHAS：特伦河畔的伯顿自然历史与考古协会

序幕：著名的尸体 001

- 01 从费城到耶路撒冷 015
- 02 一本《圣经》和一把铁锹 043
- 03 伦敦 069
- 04 史诗战争 101
- 05 鹿特丹 133
- 06 雕出一个文明 145
- 07 巴黎 169
- 08 德国 185
- 09 古玩研究者和古物杀手 219
- 10 未知之地 241
- 11 悉尼 265
- 12 伦敦在召唤 297
- 13 从巴黎而来的猜疑 313
- 14 抗辩 329
- 15 鉴于近期的发现 343
- 16 特伦特河畔的伯顿 355
- 17 夏普-埃-拉先生 379
- 18 旧金山 393

后记 417

致谢 419

注释 423

参考书目 444

著名的尸体

荷兰

故事开始于1884年3月9日星期日的鹿特丹警察局，这是个消息闭塞的年代。上午十点半，凯瑟琳娜·约翰娜·范·弗利特怒气冲冲地走进警局，原因是她的姐夫整个早上都在喊她的名字。下午一点钟，两名巡警试图要拘捕一个德国醉汉。直到下午六点，偷香肠案打破了平静，警官A. 范·德·穆伦和L. J. A. 霍格兰德在西普莱茵抓住了一名嫌犯。然而抓捕实施得太晚，香肠最终没能保住。但是，警察们的工作却被视为楷模，每人都被奖励了一笔奖金。

就在这个时候，警局收到了一所来自名为威廉布鲁格的偏僻小旅馆的报案。两天前，该店一名房客进到自己的房间并锁上了房门——然后就杳无音信。副督察G. 帕特曼·克莱默奉命前往调查。大树街6号是一幢砖墙大楼，内驻有一家银行、一家人寿保险公司、一家电镀商店。克莱默到达这里后就直奔事发房间，破门而入。

呈现在克莱默面前的一幕可怕至极。一具血淋淋的中年男人尸体倒在床上，头部有一个弹孔。床边放着男子的手提箱，里面塞满了手稿——有崭新的，也有古旧的——英文、希伯来文中穿插着其他的语言。附近还有一沓名片，克莱默从中抽出一张，记下其上的铭文：

M. W. 沙皮拉——图书商兼古董收藏

大英博物馆经纪人

耶路撒冷

那天晚上，警局登记了死亡记录，虽然记下了死者名字，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荷兰当局意识到他们手头上的尸体举世闻名。就在数月以前，这个杰出男人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曾受到英国首相及上层人物的接见，每天都在欧洲各大报纸的漫谈专栏上露面。他本人就住在一间奢华的酒店里，等着一夜暴富。“案件受害人……大概名叫 M. W. 沙皮拉，”当值警官报告里写道，“在 C. H. 伊舒吉斯医生检查过后，被送往太平间。”

就在报告下面，夜间的最后记录是，“关于垃圾，没什么可汇报的”。

三天之后，媒体终于查清那个死者是谁了。3月12日的《莱顿日报》刊登了一则短文，其中写道“他可能就是去年在英格兰因伪造手稿而声名狼藉的人”。

这可不是摩西·威廉·沙皮拉所希望的墓志铭。

八个月之前，当沙皮拉以“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常任秘书的身份，抵达沃尔特·贝赞特位于伦敦的官邸时，他是一位考古宝藏专家、文物专家，一心想飞黄腾达，挤入上流社会。就是这一点，让他

极不走运——他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装在时髦旅行袋里的东西，挽回曾经卓著却几乎被丑闻彻底搞砸的名声。

在耶路撒冷的家里，沙皮拉的妻子和女儿们期待着他此次出行的消息。如果一切都能按计划行事，他们很快就能跻身圣城最富有的人群之中，进入社会上层。那正是 54 岁的沙皮拉多年来一直拼命攫取的，自从三十年前沙皮拉离开东欧的家去寻找离家的父亲和自己的好运之时，就一直梦想着这一天。

那个七月的清晨，沙皮拉看起来既有点像《夺宝奇兵》的主角，又有点像“了不起的盖茨比”，就这么出现在贝赞特的家。他声称自己拥有的古卷能“轻而易举地让圣经学者和希伯来学者们重新思索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一大胆的声明，让人联想到魔术师的顺口溜。而沙皮拉的言谈激起贝赞特兴趣的同时，整件事情也让他感到有点厌烦。这个英国佬太熟悉眼前站着的那个戴眼镜的大胡子老外了：此前一年，沙皮拉扮演过一个不成功的小角色，那是在一场试图救援“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一位东方探险家的行动。当时一位探险家——爱德华·亨利·帕尔默——在埃及执行侦查任务的时候被贝都因强盗劫持了。基金会付给沙皮拉八英镑多的酬劳以期他能成功，连帕尔默也没这么好的待遇。而帕尔默被抓后不久，就被贝都因人撕票了，还将他的尸首扔下悬崖喂鸟。

贝赞特也知道沙皮拉身为大英博物馆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提供过不少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希伯来古书卷。在早先的六年里，沙皮拉走

遍中东各区域，手里搜集储备了大量这类名贵的书籍和卷轴，其中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年以前。

博物馆以丰厚的回报将这些书卷纳入馆内藏品据为己有，整个欧洲其他的这类机构也是如此。这一现象激发了沙皮拉对其手中藏品真实性的光环，作出更为装腔作势的声明。

19世纪末期的考古学，在西方世界的精英群体里是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并且，正如沙皮拉走近贝赞特，该领域已经走出仅限绅士之间的探险经历，而是一种遵循科学原则的行为。英国人和德国人、法国人之间旷日持久的较劲儿，不光体现在殖民统治方面，还有国际声望上。考古的收藏实力，就是通过陈设在他们本国博物馆鎏金走廊里的劫掠所得的文物来体现，那是指向荣誉的快速通道。

自从法国士兵在尼罗河口有所发现之后，英格兰人已经设法为大英博物馆增添了一座被世界喻为“罗塞塔石碑”的文物，让学者们可以借此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谜。一位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士发现了“摩押石碑”，其上的碑文成为第一个《圣经》之外讲述圣经故事的实证。当他的发现被公布时，法国人迅速抢走石碑，并将这块有2700年历史的玄武岩碑文保存在卢浮宫里，引来了全世界的青睐。而德国人也不甘示弱，为自己的皇家博物馆弄到了同等级别的文物。实际上，各国为了能与自己的欧洲对手并驾齐驱所做的种种努力，最近却以招致羞辱而画上句号。

丑闻源于1872年，沙皮拉——就是那位客串的英国圣公会宣教

士——接触到了将近两千件古代黏土器皿和小雕塑，这些文物据称是在《圣经》中所提到的摩押地发现的，就位于死海的东部。其中很多物件上都刻有类似“摩押石碑”上的古文字，讲述了摩押王米沙和以色列人浴血抗战的故事。而其他物件上，则粗糙地画着暴露着性器官的裸女，她们都装备着带翅膀的战斧。在遭受被巴黎抢占米沙王石碑的事件之后，普鲁士人渴望大获全胜。因此他们全盘压上，以两万泰勒的价格买下了沙皮拉全部的藏品（译者注：泰勒是德国的旧银币名称）。正如沙皮拉售卖的希伯来古卷曾让大英博物馆名声大噪，他的这些陶罐同样让普鲁士人为之振奋。然而，当这些工艺品最终被发现是粗劣的赝品时，事情的结果让德国人陷入了难堪的窘境。从那以后，沙皮拉一直在极力挽回自己的声誉。尽管近来作为一名文物经纪人给英国佬带来了成功，他还是无法完全甩掉颜面尽失的污点。

“这个家伙就是个演员，”贝赞特数年后回忆说，“他外表很帅气，高大、一头金发和蓝色眼睛。他一点也不像是典型的波兰犹太人，并且，他那谦逊诚实的样子很容易让人上当。”

贝赞特提到了沙皮拉出生时的宗教背景，这正是他有所顾虑的真正问题所在。并不是说沙皮拉对整场事件的演绎，导致了他前来拜访贝赞特时溜须拍马。在声称自己的发现会改变世界对《圣经》的观念之前，沙皮拉绝不透露此行的目的。贝赞特并不相信站在眼前的这个帅气男人，他觉得其不过就是个江湖骗子。贝赞特提议，如果沙皮拉不愿意透露藏在他包里的秘密，那么他就可以直接走人了。

面对贝赞特最后通牒，沙皮拉让步了，将自己的发现透露了一小部分细节。贝赞特仍能回忆起沙皮拉说的话，这些卷轴书稿包含了《申命记》的抄本，是“妥拉”^[1]的第五部也是最后一部，它对构建一神论的奠基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第五章——“十诫”，只有这部分没有常见的手稿。沙皮拉声称，手里所持有的是最原创的东西。妥拉的收官之作，三千多年前的手写稿，恰恰是在经文所记述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所写成。

“那完全是和《申命记》同一时代的羊皮纸抄本，”贝赞特说，“同一时代的抄本！”

被震惊的同时，贝赞特请求自己是否能看看这些卷轴。

沙皮拉无奈而为之，从他的包里拉出一条细长的刺满古代文字的羊皮。“它们都是用上好的黑墨水写成的，当他们在三千年后被打开时仍然清晰可辨，”贝赞特在报告里写道，“是用‘摩押石碑’所使用的腓尼基文字。”

最后这一环节暗示了这份残卷出自极为古老的年代，让贝赞特对其年份的推测远超出目前世上现存的任何一部《圣经》手稿。原本平常的一天突然变得不同寻常了。如果这些羊皮残片真的是《申命

[1] “妥拉”是希伯来文音译，即犹太人使用的“圣经”，和基督教、天主教不同，犹太人的“圣经”只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这五部经书，这五部经文相传是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先知摩西所著，故而又被称为“摩西五经”。下同。

记》抄本的话，那么沙皮拉就没必要再演戏了——因为正是他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圣经》。

贝赞特提起精神，给他的客人提出建议“将这些发现公之于世”。而沙皮拉，还在故作姿态，表示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将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世。但在接下来的谈话之后，贝赞特说，他同意将古卷拿给两个人看。一个是 C. D. 金斯伯格——当时最著名的圣经学者之一，还有一位是研究“摩押石碑”的公认专家——沙皮拉早在十年前，就在耶路撒冷见过此人。

沙皮拉同意见的这第二个人名叫克劳德·康德，曾是一名英国军官，他为“巴勒斯坦探索基金会”（简称 PEF）做勘察工作。在当地，他为 PEF 基金会以更科学的方式进行考古工作打下了根基。康德在摩押地区工作过，并在《圣经》地理方面发表过文章（而最近，当他的名字被提及时，总是被冠以“开膛手杰克”的名号）。

见面会已经安排妥当，邀请函悉数发出，沙皮拉回到自己在卡农街酒店的房间里。他除了等待，也无事可做。

解释了召集这场会面的原由之后，金斯伯格第二天晚上就抵达了 PEF 基金会位于亚当街的总部，贝赞特回忆到，和他同行的是“整个大英博物馆”以及“伦敦所有希伯来文学者”。场面十分震撼：一大群国家级知名希伯来文和《圣经》顶尖学者聚集在一间屋子里，等着揭开这位神秘访客的面纱。连见面的时间都显得高度紧张：贝赞特

安排在午夜 12 点钟声敲响之时。

此外，据说沙皮拉还为这些羊皮提出了高达 100 万英镑的要价——相当于今天的 2 亿 5 千万美金。相比之下，十年前卢浮宫为“摩押石碑”所支付的 1 万 5 千法郎（相当于现在的 6 万美金）实在是铤两分寸。但是，100 万英镑？这个数目，就连这些审慎的教授们、PEF 基金会总裁以及大英博物馆的专家们也要瞠目结舌。

正在人们胡思乱想之时，贝赞特再次描述了这一伟大发现，诸如“罕有被学者展出”之类的振奋言辞充斥着整个房间。最终，如同一个乐队指挥在肃静的交响乐大厅等着自己的交响乐团开奏，沙皮拉感到，属于自己的时刻到了。他把手伸进包里，拿出 15 份因年代久远而黑迹斑斑的羊皮卷。大多数书卷的尺寸都是长 7 英寸，宽 3 英寸半，少数几条小一些。沙皮拉，天生就是个演员。他拿起发黑的羊皮卷，得意洋洋地将它们扔在桌子上，完全抛却了该有的敬畏——大家都以为持有如此珍贵文物的拥有者必定会有的举动。

这些羊皮卷，沙皮拉宣布，包含了三部《申命记》抄本，其中有摩西在摩押平原对以色列子民发表的辞别讲话。但是，这可不是台下学者们所熟知的《申命记》。和传统版本相比，它短得多，并且充满与传统《圣经》不同的章节，有的地方甚至相去甚远。并且，更为有意思的是：古希伯来文在当时也叫作腓尼基语，由此笔迹判断，这些卷轴的写作时间可能比任何已为世人所知的手稿更早、更接近于摩西时代。

学者们立刻明白了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除了它的货币价值，这些卷轴更是颠覆了三千年的宗教信仰。如果这些卷轴是真的，那么它们所提供的证据将证明全世界犹太会堂和所有教会所读的《圣经》，并不是当初摩西进入迦南地之前传给以色列百姓的版本。那么，基于沙皮拉目前所展示的版本来看，全世界所熟知的《旧约》马索拉抄本，或者叫传统版本，不过是数世纪以来被人手改动编辑后的文本，是被更新过的、更冗长的版本。

沙皮拉带着这份手稿出现的时机，简直是恰到好处。那时候英国人正在为《圣经》的热辩一筹莫展，他们正纠结于一群新教神学家对《圣经》是否为神著作所提出的质疑。相当一部分著名思想家将批判性理论用于圣经，他们声称《旧约》中几卷书最早的文本应该更短，只是成书多年过程中，有多名作者为其添加文字。至于“妥拉”，一些学者推测，目前的版本是收集了四篇独立的文章，然后将它们并进官方版本里。就在沙皮拉来到伦敦的这一年，朱利叶斯·威尔豪森——这位“圣经文本假定论”之父，就这一理论发表了权威性的书籍。他的观点影响力很大，深深吸引了英国圣经学者和外行人们的关注。

现在眼前的沙皮拉和他的时髦旅行包，那包里装的正是《圣经》的原始手稿，恰恰为这些理论提供了证据——并且，证明了其他人的理论都是错谬的。

对于许多人来说，关于目前所读的“妥拉”并非上帝口述的原